舊唐書/卷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太宗上 ◄

舊唐書
本紀第三　太宗下

► 高宗上

貞觀四年

四年春正月乙亥，定襄道行軍總管李靖大破突厥，獲隋皇后蕭氏及煬帝之孫正道，送至京師。癸巳，武德殿北院火。

二月己亥，幸溫湯。甲辰，李靖又破突厥於陰山，頡利可汗輕騎遠遁。丙午，至自溫湯。甲寅，大赦，賜酺五日。民部尚書戴胄以本官檢校吏部尚書，參預朝政。太常卿蕭瑀為御史大夫，與宰臣參議朝政。御史大夫、西河郡公溫彥博為中書令。

三月庚辰，大同道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生擒頡利可汗，獻於京師。甲申，尚書右僕射、蔡國公杜如晦薨。甲午，以俘頡利告於太廟。

夏四月丁酉，御順天門，軍吏執頡利以獻捷。自是西北諸蕃咸請上尊號為「天可汗」，於是降璽書冊命其君長，則兼稱之。

秋七月甲子朔，日有蝕之。上謂房玄齡、蕭瑀曰：「隋文何等主？」對曰：「克己復禮，勤勞思政，每一坐朝，或至日昃。五品已上，引之論事。宿衛之人，傳餐而食。雖非性體仁明，亦勵精之主也。」上曰：「公得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。夫心暗則照有不通，至察則多疑於物。自以欺孤寡得之，謂群下不可信任，事皆自決，雖勞神苦形，未能盡合於理。朝臣既知上意，亦復不敢直言，宰相已下，承受而已。朕意不

然。以天下之廣，豈可獨斷一人之慮？朕方選天下之才，為天下之務，委任責成，各盡其用，庶幾於理也。」因令有司：「詔敕不便於時，即宜執奏，不得順旨施行。」

八月丙午，詔三品已上服紫，五品已上服緋，六品七品以綠，八品九品以青；婦人從夫色。甲寅，兵部尚書、代國公李靖為尚書左僕射。

九月庚午，令收瘞長城之南骸骨，仍令致祭。壬午，令自古明王聖帝、賢臣烈士墳墓無得芻牧，春秋致祭。

冬十月壬辰，幸隴州，曲赦隴、岐二州，給復一年。辛丑，校獵於貴泉縠。甲辰，校獵於魚龍川，自射鹿，獻於大安宮。甲子，至自隴州。戊寅，制決罪人不得鞭背，以明堂孔穴針灸之所。兵部尚書侯君集參議朝政。

十二月辛亥，開府儀同三司、淮安王神通薨。甲寅，高昌王麴文泰來朝。

是歲，斷死刑二十九人，幾致刑措。東至於海，南至於嶺，皆外戶不閉，行旅不賚糧焉。

貞觀五年

五年正月癸酉，大蒐於昆明池，蕃夷君長咸從。丙子，親獻禽於大安宮。己卯，幸左藏庫，賜三品已上帛，任其輕重。癸未，朝集使請封禪。己酉，封皇弟元裕為鄫王，元名為譙王，靈夔為魏王，元祥為許王，元曉為密王。庚戌，封皇子愔為梁王，貞為漢王，惲為郯王，治為晉王，慎為申王，囂為江王，簡為代王。

夏四月壬辰，代王簡薨。以金帛購中國人因隋亂沒突厥者男女八萬人，盡還其家屬。

六月甲寅，太子少師、新昌縣公李綱薨。

七月甲辰，遣使毀高麗所立京觀，收隋人骸骨，祭而葬之。戊申，初令天下決死刑必三覆奏，在京諸司五覆奏，其日尚食進蔬食，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。

九月乙丑，賜群官大射於武德殿。

冬十月，右衛大將軍、順州都督、北平郡王阿史那什缽苾卒。

十二月壬寅，幸溫湯。癸卯，獵於驪山。丙午，賜新豐高年帛有差。戊申，至自溫湯。

貞觀六年

六年春正月乙卯朔，日有蝕之。

二月丙戌，置三師官員。戊子，初置律學。

三月戊辰，幸九成宮。

六月己亥，酆王元亨薨。辛亥，江王囂薨。

冬十月乙卯，至自九成宮。

十二月辛未，親錄囚徒，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於家，令明年秋末就刑。其後應期畢至，詔悉原之。是歲，黨項羌前後內屬者三十萬口。

貞觀七年

七年春正月戊子，詔曰：「宇文化及弟智及、司馬德戡、裴虔通、孟景、元禮、楊覽、唐奉義、牛方裕、元敏、薛良、馬舉、元武達、李孝本、李孝質、張愷、許弘仁、令狐行達、席德方、李覆等，大業季年，咸居列職，或恩結一代，任重一時；乃包藏兇慝，罔思忠義，爰在江都，遂行弒逆，罪百閻、趙，釁深梟獍。雖事是前代，歲月已久，而天下之惡，古今同棄，宜置重典，以勵臣節。其子孫並宜禁錮，勿令齒敘。」是日，上制《破陣樂舞圖》。辛丑，賜京城酺三日。丁卯，雨土。乙酉，薛延陀遣使來朝。庚寅，秘書監、檢校侍中魏徵為侍中。癸巳，直太史、將仕郎李淳風鑄渾天黃道儀，奏之，置於凝暉閣。

夏五月癸未，幸九成宮。

八月，山東、河南三十州大水，遣使賑恤。

冬十月庚申，至自九成宮。

十一月丁丑，頒新定《五經》。壬辰，開府儀同三司、齊國公長孫無忌為司空。

十二月丙辰，狩於少陵原，詔以少牢祭杜如晦、杜淹、李綱之墓。

貞觀八年

八年正月癸未，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吐苾卒。辛丑，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討東、西五洞反獠，平之。壬寅，命尚書右僕射李靖、特進蕭瑀楊恭仁、禮部尚書王珪、御史大夫韋挺、鄜州大都督府長史皇甫無逸、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譽、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張亮、涼州大都督李大亮、右領軍大將軍竇誕、太子左庶子杜正倫、綿州刺史劉德威、黃門侍郎趙弘智使於四方，觀省風俗。

二月乙巳，皇太子加元服。丙午，賜天下酺三日。

三月庚辰，幸九成宮。

五月辛未朔，日有蝕之。丁丑，上初服翼善冠，貴臣服進德冠。

七月，始以雲麾將軍階為從三品。隴右山崩，大蛇屢見。山東、河南、淮南大水，遣使賑恤。

八月甲子，有星孛於虛、危，歷於氐，十一月上旬乃滅。

九月丁丑，皇太子來朝。

冬十月，右驍衛大將軍、褒國公段志玄擊吐谷渾，破之，追奔八百餘里。甲子，至自九成宮。

十一月辛未，右僕射、代國公李靖以疾辭官，授特進。丁亥，吐谷渾寇涼州。己丑，吐谷渾拘我行入趙道德。

十二月辛丑，命特進李靖、兵部尚書侯君集、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、涼州都督李大亮等為大總管，各帥師分道以討吐谷渾。壬子，越王泰為雍州牧。乙卯，帝從太上皇閱武於城西。是歲，龜茲、吐蕃、高昌、女國、石國遣使朝貢。

貞觀九年

九年春三月，洮州羌叛，殺刺史孔長秀。壬午，大赦。每鄉置長一人，佐二人。乙酉，鹽澤道總管高甑生大破叛羌之眾。庚寅，敕天下戶立三等，未盡升降，置為九等。

夏四月壬寅，康國獻獅子。

閏月丁卯，日有蝕之。癸巳，大總管李靖、侯君集、李大亮、任城王道宗破吐谷渾於牛心堆。

五月乙未，又破之於烏海，追奔至柏海。副總管薛萬均、薛萬徹又破之於赤水源，獲其名王二十人。庚子，太上皇崩於大安宮。壬子，李靖平吐谷渾於西海之上，獲其王慕容伏允。以其子慕容順光降，封為西平郡王，復其本國。

秋七月甲寅，增修太廟為六室。

冬十月庚寅，葬高祖太武皇帝於獻陵。戊申，祔於太廟。辛丑，左僕射、魏國公房玄齡加開府儀同三司，餘如故。

十二月甲戌，吐谷渾西平郡王慕容順光為其下所弒，遣兵部尚書侯君集率師安撫之，仍封順光子諾曷缽為河源郡王，使統其眾。右光祿大夫、宋國公蕭瑀依舊特進，復令參預朝政。

貞觀十年

十年春正月壬子，尚書左僕射房玄齡、侍中魏徵上梁、陳、齊、周、隋五代史，詔藏於秘閣。癸丑，徙封趙王元景為荊王，魯王元昌為漢王，鄭王元禮為徐王，徐王元嘉為韓王，荊王元則為彭王，滕王元懿為鄭王，吳王元軌為霍王，幽王元鳳為虢王，陳王元慶

為道王，魏王靈夔為燕王，蜀王恪為吳王，越王泰為魏王，燕王祐為齊王，梁王愔為蜀王，郯王惲為蔣王，漢王貞為越王，申王慎為紀王。

夏六月，以侍中魏徵為特進，仍知門下省事。壬申，中書令溫彥博為尚書右僕射。甲戌，太常卿、安德郡公楊師道為侍中。己卯，皇后長孫氏崩於立政殿。

冬十一月庚寅，葬文德皇后於昭陵。

十二月壬申，吐谷渾河源郡王慕容諾曷鉢來朝。乙亥，親錄京師囚徒。是歲，關內、河東疾病，命醫賚藥療之。

貞觀十一年

十一年春正月丁亥朔，徙鄫王元裕為鄧王，譙王元名為舒王。癸巳，加魏王泰為雍州牧、左武候大將軍。庚子，頒新律令於天下。作飛山宮。甲寅，房玄齡等進所修《五禮》。詔所司行用之。

二月丁巳，詔曰：

夫生者天地之大德，壽者修短之一期。生有七尺之形，壽以百齡為限，含靈稟氣，莫不同焉，皆得之於自然，不可以分外企也。是以《禮記》云：「君即位而為椑」。莊周云：「勞我以形，息我以死。」豈非聖人遠鑒，通賢深識？末代已來，明闕蓋寡，靡不矜黃屋之尊，慮白駒之過，並多拘忌，有慕遐年。謂雲車易乘，羲輪可駐，異軌同趣，其蔽甚矣。有隋之季，海內橫流，豺狼肆暴，吞噬黔首。朕投袂發憤，情深拯溺，扶翼義師，濟斯塗炭。賴蒼昊降鑒，股肱宣力，提劍指麾，天下大定。此朕之宿志，於斯已畢。猶恐身後之日，子子孫孫，習於流俗，猶循常禮，加四重之槨，伐百祀之木，勞擾百姓，崇厚園陵。今預為此制，務從儉約，於九嵕之山，足容棺而已。積以歲月，漸而備之。木馬塗車，土桴葦龠，事合古典，不為時用。
又佐命功臣，或義深舟楫，或謀定帷幄，或身摧行陣，同濟艱危，克成鴻業，追念在昔，何日忘之！使逝者無知，咸歸寂寞；若營魂有識，還如疇曩，居止相望，不亦善乎！漢氏使將相陪陵，又給以東園秘器，篤終之義，恩意深厚，古人豈異我哉！自今已後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，如有薨亡，宜賜塋地一所，及以秘器，使窀穸之時，喪事無闕。所司依此營備，稱朕意焉。

甲子，幸洛陽宮，命祭漢文帝。

三月丙戌朔，日有蝕之。丁亥，車駕至洛陽。丙申，改洛州為洛陽宮。辛亥，大蒐於廣城澤。癸丑，還宮。

夏四月甲子，震乾元殿前槐樹。丙寅，詔河北、淮南舉孝悌淳篤，兼閑時務；儒術該通，可為師範；文辭秀美，才堪著述；明識政體，可委字人：並志行修立，為鄉閭所推者，給傳詣洛陽宮。

六月甲寅，尚書右僕射、虞國公溫彥博薨。丁巳，幸明德宮。己未，定制諸王為世封刺史。戊辰，定制勛臣為世封刺史。改封任城王道宗為江夏郡王，趙郡王孝恭為河間郡王。己巳，改封許王元祥為江王。

秋七月癸未，大霪雨。谷水溢入洛陽宮，深四尺，壞左掖門，毀宮寺十九所；洛水溢，漂六百家。庚寅，詔以災命百官上封事，極言得失。丁酉，車駕還宮。壬寅，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，分給遭水之家，仍賜帛有差。丙午，修老君廟於亳州，宣尼廟於兗州，各給二十戶享祀焉。涼武昭王復近墓二十戶充守衛，仍禁芻牧樵採。

九月丁亥；河溢，壞陝州河北縣，毀河陽中潭。幸白司馬阪以觀之，賜遭水之家粟帛有差。

冬十一月辛卯，幸懷州。乙未，狩於濟源。丙午，車駕還宮。

十二月辛酉，百濟王遣其太子隆來朝。

貞觀十二年

十二年春正月乙未，吏部尚書高士廉等上《氏族志》一百三十卷。壬寅，松、巂二州地震，壞人廬舍，有壓死者。

二月乙卯，車駕還京。癸亥，觀砥柱，勒銘以紀功德。甲子，夜郎獠反，夔州都督齊善行討平之。乙丑，次陝州，自新橋幸河北縣，祀夏禹廟。丁卯，次柳谷頓，觀鹽池。戊

寅，以隋鷹揚郎將堯君素忠於本朝，贈蒲州刺史，仍錄其子孫。

閏二月庚辰朔，日有蝕之。丙戌，至自洛陽宮。

夏五月壬申，銀青光祿大夫、永興縣公虞世南卒。

六月庚子，初置玄武門左右飛騎。

秋七月癸酉，吏部尚書、申國公高士廉為尚書右僕射。

冬十月己卯，狩於始平，賜高年粟帛有差。乙未，至自始平。己亥，百濟遣使貢金甲雕斧。

十二月辛巳，右武候將軍上官懷仁大破山獠於壁州。

貞觀十三年

十三年春正月乙巳朔，謁獻陵。曲赦三原縣及行從大闕罪。丁未，至自獻陵。戊午，加房玄齡為太子少師。

二月丙子，停世襲刺史。

三月乙丑，有星孛于畢、昴。

夏四月戊寅，幸九成宮。甲申，阿史那結社爾犯御營，伏誅。壬寅，雲陽石燃者方丈，晝如灰，夜則有光，投草木於上則焚，歷年而止。自去冬不雨至於五月。甲寅，避正殿，令五品以上上封事，減膳罷役，分使賑恤，申理冤屈，乃雨。

六月丙申，封皇弟元嬰為滕王。

秋八月辛未朔，日有蝕之。庚辰，立右武候大將軍、化州都督、懷化郡王李思摩為突厥可汗，率所部建牙於河北。

冬十月甲申，至自九成宮。

十一月辛亥，侍中、安德郡公楊師道為中書令。

十二月丁丑，吏部尚書、陳國公侯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，帥師伐高昌。乙亥，封皇子福為趙王。壬午，嶲州都督王志遠有罪，伏誅。詔於洛、相、幽、徐、齊、並、秦、蒲等州並置常平倉。己丑，吐谷渾河源郡王慕容諾曷鉢來逆女。壬辰，狩於咸陽。

是歲，滁州言：「野蠶食槲葉，成繭大如柰，其色綠，凡六千五百七十石。」高麗、新羅、西突厥、吐火羅、康國、安國、波斯、疏勒、于闐、焉耆、高昌、林邑、昆明及荒服蠻酋，相次遣使朝貢。

貞觀十四年

十四年春正月庚子，初命有司讀時令。甲寅，幸魏王泰宅。赦雍州及長安獄大辟罪已下。

二月丁丑，幸國子學，親釋奠，赦大理、萬年系囚，國子祭酒以下及學生高第精勤者加一級，賜帛有差。庚辰，左驍衛將軍、淮陽王道明送弘化公主歸於吐谷渾。壬午，幸溫湯。辛卯，至自溫湯。乙未，詔以梁皇侃、褚仲都，周熊安生、沈重，陳沈文阿、周弘正、張機，隋何妥、劉焯、劉炫等前代名儒，學徒多行其義，命求其後。

三月戊午，置寧朔大使，以護突厥。

夏五月壬戌，徙封燕王靈夔為魯王。

六月乙酉，大風拔木。己丑，薛延陀遣使求婚。乙未，滁州野蠶成繭，凡收八千三百石。

八月庚午，新作襄城宮。癸巳，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平高昌，以其地置西州。

九月癸卯，曲赦西州大辟罪。乙卯，於西州置安西都護府。

冬十月己卯，詔以贈司空、河間元王孝恭，贈陝東道大行臺尚書右僕射、鄖節公殷開山，贈民部尚書、渝襄公劉政會等配饗高祖廟庭。

閏月乙未，幸同州。甲辰，狩於堯山。庚戌，至自同州。丙辰，吐蕃遣使獻黃金器千斤以求婚。

十一月甲子朔，日南至。有事於圓丘。

十二月丁酉，交河道旋師。吏部尚書、陳國公侯君集執高昌王麴智盛，獻捷於觀德殿，行飲至之禮，賜酺三日。乙卯，高麗世子相權來朝。

貞觀十五年

十五年春正月丁卯，吐蕃遣其國相祿東贊來逆女。丁丑，禮部尚書、江夏王道宗送文成公主歸吐蕃。辛巳，幸洛陽宮。

三月戊申，幸襄城宮。庚午，發襄城宮。

夏四月辛卯，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泰山，所司詳定儀制。

五月壬申，並州僧道及老人等抗表，以太原王業所因，明年登封已後，願時臨幸。上於武成殿賜宴，因從容謂侍臣曰：「朕少在太原，喜群聚博戲，暑往寒逝，將三十年矣。」時會中有舊識上者，相與道舊以為笑樂。因謂之曰：『他人之言，或有面諛。公等朕之故人，實以告朕，即日政教，於百姓何如？人間得無疾苦耶？」皆奏：「即日四海太平，百姓歡樂，陛下力也。臣等餘年，日惜一日，但眷戀聖化，不知疾苦。」因固請過並州。上謂曰：「飛鳥過故鄉，猶躑躅徘徊；況朕於太原起義，遂定天下，復少小游觀，誠所不忘。岱禮若畢，或冀與公等相見。」於是賜物各有差。丙子，百濟王扶餘璋卒。詔立其世子扶餘義慈嗣其父位，仍封為帶方郡王。

六月戊申，詔天下諸州，舉學綜古今及孝悌淳篤、文章秀異者，並以來年二月總集泰山。己酉，有星孛於太微，犯郎位。丙辰，停封泰山，避正殿以思咎，命食減膳。

秋七月甲戌，孛星滅。

冬十月辛卯，大閱於伊闕。壬辰，幸嵩陽。辛丑，還宮。

十一月壬戌，廢鄉長。壬申，還京師。癸酉，薛延陀以同羅、僕骨、回紇、靺鞨、霫之眾度漠，屯於白道川。命營州都督張儉統所部兵壓其東境；兵部尚書李勣為朔方行軍總管，右衛大將軍李大亮為靈州道行軍總管，涼州都督李襲譽為涼州道行軍總管，分道以御之。

十二月戊子朔，至自洛陽宮。甲辰，李勣及薛延陀戰於諾真水，大破之，斬首三千餘級，獲馬萬五千匹，薛延陀跳身而遁。勣旋破突厥思結於五臺縣，虜其男女千餘口，獲羊馬稱是。

貞觀十六年

十六年春正月辛未，詔在京及諸州死罪囚徒，配西州為戶；流人未達前所者，徙防西州。兼中書侍郎、江陵子岑文本為中書侍郎，專知機密。

夏六月辛卯，詔復隱王建成曰隱太子，改封海陵剌王元吉曰巢剌主。

秋七月戊午，司空、趙國公無忌為司徒，尚書左僕射、梁國公玄齡為司空。

九月丁巳，特進、鄭國公魏徵為太子太師，知門下省事如故。

冬十一月丙辰，狩於岐山。辛酉，使祭隋文帝陵。丁卯，宴武功士女於慶善宮南門。酒酣，上與父老等涕泣論舊事，老人等遞起為舞，爭上萬歲壽，上各盡一杯。庚午，至自岐州。

十二月癸卯，幸溫湯。甲辰，狩於驪山，時陰寒晦冥，圍兵斷絕。上乘高望見之，欲舍其罰，恐虧軍令，乃回轡入谷以避之。是歲，高麗大臣蓋蘇文弒其君高武，而立武兄子藏為王。

貞觀十七年

十七年春正月戊辰，右衛將軍、代州都督劉蘭謀反，腰斬。太子太師、鄭國公魏徵薨。戊申，詔圖畫司徒、趙國公無忌等勛臣二十四人於凌煙閣。

三月丙辰，齊州都督齊王祐殺長史權萬紀、典軍韋文振，據齊州自守，詔兵部尚書李勣、刑部尚書劉德威發兵討之。兵未至，兵曹杜行敏執之而降，遂賜死於內侍省。丁巳，熒惑守心前星，十九日而退。

夏四月庚辰朔，皇太子有罪，廢為庶人。漢王元昌、吏部尚書侯君集並坐與連謀，伏誅。丙戌，立晉王治為皇太子，大赦，賜酺三日。丁亥，中書令楊師道為吏部尚書。己丑，加司徒、趙國公長孫無忌太子太師，司空、梁國公房玄齡太子太傅；特進、宋國公蕭瑀太子太保，兵部尚書、英國公李勣為太子詹事，仍同中書門下三品。庚寅，上親謁太廟，以謝承乾之過。癸巳，魏王泰以罪降爵為東萊郡王。

五月乙丑，手詔舉孝廉茂才異能之士。

六月己卯朔，日有蝕之。壬午，改葬隋恭帝。丁酉，尚書右僕射高士廉請致仕，詔以為開府儀同三司、同中書門下三品。

閏月戊午，薛延陀遣其兄子突利設獻馬五萬匹、牛駝一萬、羊十萬以請婚，許之。丙子，徙封東萊郡王泰為順陽王。

秋七月庚辰，京城訛言云：「上遣梵梵取人心肝，以祠天狗。」遞相驚悚。上遣使遍加宣諭，月餘乃止。丁酉，司空、太子太傅、梁國公房玄齡以母憂罷職。

八月，工部尚書、鄖國公張亮為刑部尚書，參預朝政。

九月癸未，徙庶人承乾於黔州。

冬十月丁巳，房玄齡起復本職。

十一月己卯，有事於南郊。壬午，賜天下酺三日。以涼州獲瑞石，曲赦涼州，並錄京城及諸州系囚，多所原宥。

貞觀十八年

十八年春正月壬寅，幸溫湯。

夏四月辛亥，幸九成宮。

秋八月甲子，至自九成宮。丁卯，散騎常侍清苑男劉洎為侍中，中書侍郎江陵子岑文本、中書侍郎馬周並為中書令。

九月，黃門侍郎褚遂良參預朝政。

冬十月辛丑朔，日有蝕之。甲辰，初置太子司議郎官員。甲寅，幸洛陽宮。安西都護郭孝恪帥師滅焉耆，執其王突騎支送行在所。

十一月壬寅，車駕至洛陽宮。庚子，命太子詹事、英國公李勣為遼東道行軍總管，出柳城，禮部尚書、江夏郡王道宗副之；刑部尚書、鄖國公張亮為平壤道行軍總管，以舟師出萊州，左領軍常何、瀘州都督左難當副之。發天下甲士，召募十萬，並趣平壤，以伐高麗。

十二月辛丑，庶人承乾死。

貞觀十九年

十九年春二月庚戌，上親統六軍發洛陽。乙卯，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；開府儀同三司、申國公高士廉攝太子太傅，與侍中劉洎、中書令馬周、太子少詹事張行成、太子右庶子高季輔五人同掌機務；以吏部尚書、安德郡公楊師道為中書令。贈殷比干為太師，謚曰忠烈，命所司封墓，葺祠堂，春秋祠以少牢，上自為文以祭之。

三月壬辰，上發定州，以司徒、太子太師兼檢校侍中、趙國公長孫無忌，中書令岑文本、楊師道從。

夏四月癸卯，誓師於幽州城南，因大饗六軍以遣之。丁未，中書令岑文本卒於師。癸亥，遼東道行軍大總管、英國公李勣攻蓋牟城，破之。

五月丁丑，車駕渡遼。甲申，上親率鐵騎與李勣會圍遼東城，因烈風發火弩，斯須城上

屋及樓皆盡，麾戰士令登，乃拔之。

六月丙辰，師至安市城。丁巳，高麗別將高延壽、高惠真帥兵十五萬來援安市，以拒王師。李勣率兵奮擊，上自高峰引軍臨之，高麗大潰，殺獲不可勝紀。延壽等以其眾降，因名所幸山為駐蹕山，刻石紀功焉。賜天下大酺二日。

秋七月，李勣進軍攻安市城，至九月不克，乃班師。

冬十月丙辰，入臨渝關，皇太子自定州迎謁。戊午，次漢武臺，刻石以紀功德。

十一月辛未，幸幽州。癸酉，大饗，還師。

十二月戊申，幸並州。侍中、清苑男劉洎以罪賜死。是歲，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死。

貞觀二十年

二十年春正月，上在並州。丁丑，遣大理卿孫伏伽、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，以六條巡察四方，黜陟官吏。庚辰，曲赦並州，宴從官及起義元從，賜粟帛、給復有差。

三月己巳，車駕至京師。己丑，刑部尚書、鄭國公張亮謀反，誅。

閏月癸巳朔，日有蝕之。

夏四月甲子，太子太師、趙國公長孫無忌，太子太傅、梁國公房玄齡，太子太保、宋國公蕭瑀各辭調護之職，詔許之。

六月，遣兵部尚書、固安公崔敦禮，特進、英國公李勣擊破薛延陀於鬱督軍山北，前後斬首五千餘級，虜男女三萬餘人。

秋八月甲子，封皇孫為陳王。己巳，幸靈州。庚午，次涇陽頓。鐵勒回紇、拔野古、同羅、僕骨、多濫葛、思結、阿跌、契苾、跌結、渾、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貢，奏稱：「延陀可汗不事大國，部落烏散，不知所之。奴等各有分地，不能逐延陀去，歸命天子，乞置漢官。」詔遣會靈州。

九月甲辰，鐵勒諸部落俟斤、頡利發等遣使相繼而至靈州者數千人，來貢方物，因請置吏，咸請至尊為可汗。於是北荒悉平，為五言詩勒石以序其事。辛亥，靈州地震有聲。

冬十月，前太子太保、宋國公蕭瑀貶商州刺史。丙戌，至自靈州。

貞觀二十一年

二十一年春正月壬辰，開府儀同三司、申國公高士廉薨。丁酉，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泰山。甲寅，賜京師酺三日。

二月壬申，詔以左丘明、卜子夏、公羊高、穀梁赤、伏勝、高堂生、戴聖、毛萇、孔安國、劉向、鄭眾、杜子春、馬融、盧植、鄭康成、服子慎、何休、王肅、王輔嗣、杜元凱、範寧等二十一人，代用其書，垂於國胄，自今有事於太學，並命配享宣尼廟堂。丁丑，皇太子於國學釋菜。

夏四月乙丑，營太和宮於終南之上，改為翠微宮。

五月戊子，幸翠微宮。

六月癸亥，司徒、趙國公無忌加授揚州都督。

秋七月庚子，建玉華宮於宜君縣之鳳凰穀。庚戌，至自翠微宮。

八月壬戌，詔以河北大水，停封禪。辛未，骨利幹國遣使貢名馬。丁酉，封皇子明為曹王。

冬十一月癸卯，徙封順陽王泰為濮王。

十二月戊寅，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、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、安西都護郭孝恪、司農卿楊弘禮為琅山道行軍大總管，以伐龜茲。是歲，墮婆登、乙利、鼻林送、都播、羊同、石、波斯、康國、吐火羅、阿悉吉等遠夷十九國，並遣使朝貢。又於突厥之北至於回紇部落，置驛六十六所，以通北荒焉。

貞觀二十二年

二十二年春正月庚寅，中書令馬周卒。司徒、趙國公無忌兼檢校中書令，知尚書門下二省事。已亥，刑部侍郎崔仁師為中書侍郎，參知機務。戊戌，幸溫湯。戊申，還宮。

二月，前黃門侍郎褚遂良起復黃門侍郎。中書侍郎崔仁師除名，配流連州。癸丑，西番沙缽羅葉護率眾歸附，以其俟斤屈裴祿為忠武將軍，兼大俟斤。戊午，以結骨部置堅昆都督。乙亥，幸玉華宮，乙卯，賜所經高年篤疾粟帛有差。己卯，蒐於華原。

四月甲寅，磧外蕃人爭牧馬出界，上親臨斷決，然後咸服。丁巳，右武候將軍梁建方擊松外蠻，下其部落七十二所。

五月庚子，右衛率長史王玄策擊帝那伏帝國，大破之，獲其王阿羅那順及王妃、子等，虜男女萬二千人、牛馬二萬餘以詣闕。使方土那羅邇娑婆於金飆門造延年之藥。吐蕃贊普擊破中天竺國，遣使獻捷。

六月癸酉，特進、宋國公蕭瑀薨。

秋七月癸卯，司空、梁國公房玄齡薨。

八月己酉朔，日有蝕之。

九月己亥，黃門侍郎褚遂良為中書令。

十月癸亥，至自玉華宮。

十一月戊戌，眉、邛、雅三州獠反，右衛將軍梁建方討平之。庚子，契丹帥窟哥、奚帥可度者並率其部內屬。以契丹部為松漠都督，以奚部置饒樂都督。

十二月乙卯，增置殿中侍御史、監察御史各二員，大理寺置平事十員。

閏月丁丑朔，昆山道總管阿史那社爾降處密、處月，破龜茲大撥等五十城，虜數萬口，

執龜茲王訶黎布失畢以歸，龜茲平，西域震駭。副將薛萬徹脅於闐王伏闍信入朝。癸未，新羅王遣其相伊贊千金春秋及其子文王來朝。是歲，新羅女王金善德死，遣冊立其妹真德為新羅王。

貞觀二十三年

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，俘龜茲王訶黎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，獻於社廟。

二月丙戌，置瑤池都督府，隸安西都護府。丁亥，西突厥肆葉護可汗遣使來朝。

三月丙辰，置豐州都督府。自去冬不雨，至於此月己未乃雨。辛酉，大赦。丁卯，敕皇太子於金液門聽政。是月，日赤無光。

四月己亥，幸翠微宮。

五月戊午，太子詹事、英國公李勣為疊州都督。辛酉，開府儀同三司、衛國公李靖薨。己巳，上崩於含風殿，年五十二。遺詔皇太子即位於柩前，喪紀宜用漢制。秘不發喪。庚午，遣舊將統飛騎勁兵從皇太子先還京，發六府甲士四千人，分列於道及安化門，翼從乃入；大行御馬輿，從官侍御如常。壬申，發喪。

六月甲戌朔，殯於太極殿。

八月丙子，百僚上謚曰文皇帝，廟號太宗。庚寅，葬昭陵。上元元年八月，改上尊號曰文武聖皇帝。天寶十三載二月，改上尊號為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。

【史評】

史臣曰：臣觀文皇帝發跡多奇，聰明神武。拔人物則不私於黨，負志業則咸盡其才。所以屈突、尉遲，由仇敵而願傾心膂；馬周、劉洎，自疏遠而卒委鈞衡。終平泰階，諒由斯道。嘗試論之：礎潤雲興，蟲鳴蟄躍。雖堯、舜之聖，不能用檮杌、窮奇而治平；伊、呂之賢，不能為夏桀、殷辛而昌盛。君臣之際，遭遇斯難，以至抉目剖心，蟲流筋擢，良由遭值之異也。以房、魏之智，不逾於丘、軻，遂能尊主庇民者，遭時也。或曰：以太宗之賢，失愛於昆弟，失教於諸子，何也？曰：然，舜不能仁四罪，堯不能訓丹硃，

斯前志也。當神堯任讒之年，建成忌功之日，苟除畏逼，孰顧分崩，變故之興，間不容發，方懼「毀巢」之禍，寧虞「尺布」之謠？承乾之愚，聖父不能移也。若文皇自定儲於哲嗣，不騁志於高麗；用人如貞觀之初，納諫比魏徵之日。況周發、周成之世襲，我有遺妍；較漢文、漢武之恢弘，彼多慚德。跡其聽斷不惑，從善如流，千載可稱，一人而已！

贊曰：昌、發啟國，一門三聖。文定高位，友於不令。管、蔡既誅，成、康道正。貞觀之風，到今歌詠。